

米街的香頌

賀白萩

文／林瑞明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・台灣文學系合聘教授 圖／國立台灣文學館

詩人白萩中年時期居於新美街，讓逐漸沒落的米街，也在台灣詩壇佔有一席地位。今年府城文學特殊貢獻獎獻給白萩，雖有些遲，然而府城也因之沾光。《香頌》白萩給予府城台南的珍貴禮物，新美街得以不朽。

白萩，本名何錦榮，1937年6月8日生於台中，中年時期居於台南市米街（新美街），成為府城的一員。1972年8月出版的《香頌》以浪漫的法國“Chanson”，抒寫貼近現實世界的情境，語言趨近日常性。《香頌》的扉頁上題寫：

獻給與我生活在新美街的伴侶

開卷的第一首詩即是〈新美街〉：

陽光曬著檸檬枝
在這小小的新美街
生活是辛酸的
讓我們做愛
給酸澀的一生加一點兒甜味 （〈新美街〉）

新美街是府城傳統的街道之一，府城人口中的米街，平行於赤崁街與西門路之間，附近有赤崁樓、祀典天后宮、祀典武廟三個一級古蹟，高居台灣古蹟密度第一。米街從清代以來，一直維持小小的街面，只是從往昔的繁華逐漸沒落而已。不過，也不要小看這一條傳統街道，這是全台灣唯一以街道之名命名《米街》，延續日本時代西川滿限印書傳統的台灣年畫愛好會發行的精緻刊物，每期附有手工木刻版畫。發起人是黃天橫、潘元石、楊永智等重視傳承的老台南。



《香頌》，1972年8月出版。

白萩居住新美街，讓逐漸沒落的米街，也在台灣詩壇佔有一席地位：

短短一小截的路
沒有遠方亦無地平線
活成一段盲腸
是世界的累贅 （〈新美街〉）

然則生活還是要生活，柴米油鹽醬醋茶開門七件事，依然一件不能少。白萩在新美街的生活，是常民的生活，「這是可愛的老天／我們還有命可活」（〈歲月〉）。

白萩新美街的日常生活，是我們大多數人的生活，每一個人在他精心巧構的詩句中，都可以看到自己的影像：



詩人梯隊經常為詩而會，鏡頭留住了詩人們的凝視：陳明台、李敏勇、拾虹、白萩、劉克襄、陳千武（左起）。

既不珍惜也不浪費
撕日曆般地撕去一天
當老地球又換過一邊面頰
去廝磨陽光
我們隨著新美街醒來
當然地生活
當然地做愛 （〈既不珍惜也不浪費〉）

而且活得理直氣壯，不必背負拯救世界之責。在生活的陰影下，總有相伴的人：

妳有妳的源頭我有我的來處
我們是孤單的兩條河流
匯合在床上激成一股漩渦 （〈兩河一道〉）
尋常夫妻兩相對照，惺惺相惜：

妳的瞳孔中映著我
我的瞳孔中映著妳
在靜默的對照中
感到一株莫名的喜悅
在晨風中輕快的搖幌…… （〈對照〉）

因為「我們是一對小人物」、「生活是辛酸的／至少我們還有做愛的自由」。（〈新美街〉）白萩善於操作日常語言，觀察生活的多面性，也善於比喻：

悄悄生活的壁虎
有時成單有時成雙
而一生的愛是多麼長多麼短呵
有時交媾有時爭吵 （〈有時成單〉）



生於台中的白萩，中年時期居於台南市米街（新美街），成為府城的一員。

這是何等淺白、何等深刻的婚姻、家庭生活刻畫：

有時你會停足，回頭觀望
站在腸道的新美街上
家是可怖的胃臟
已將你的生命消化 （〈排泄物〉）

人都有為家庭拚盡力氣的時候，對子女有時也有無可奈何之時，或者不盡符合子女期待，生活是重荷。生活的伴侶，不可或缺：

有時妳會將愛偷偷地炒進菜裡
讓我嚐起來分外酸楚

窗外長著芒果樹，在天天枯葉
像妳的愛甘願一層層死去
祇為了長出新蕊

「也像你的詩在歷史中時時腐爛
却又拚命地在發芽」
妳淡淡地又將愛炒進菜裡 （〈有時〉）

打拼的生活十分辛苦，詩人仍是幸福的，白萩在《香頌》的最後一首詩，意味深長地抒寫：

衣聲輕輕地擾亂了寢室的夜
暗中，妳自己剝開表皮
呈獻了甜美的果肉
無一絲畏懼和遺憾

我張口大嚼
像生來理所當然
在妳無言的委身中
觸及了愛的強韌 （〈呈獻〉）

是愛讓生活不至於匱乏，是愛讓詩人有寫作的動力。整部《香頌》42首，觸及生活的各個層面，合起來是一部生活的長詩，是有機的結構。詩人白萩居住於米街時當然不僅這部創作，還有其他傑作，是他熟年時的豐收。《香頌》白萩給予府城台南的珍貴禮物，新美街得以不朽。

今年府城文學特殊貢獻獎獻給詩人白萩，雖有些遲，然而府城也因之沾光。

2010年11月於成大歷史系 文